

.....

九 卷 月 佳 剧 本 选

YONGYUAN DE SHENQING 永远的深情



唐正柱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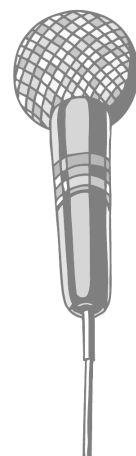
广西人民出版社

《永远的深情》编委会

主 任：唐 华
副主任：何 丹 文衍修

主 编：唐正柱
副主编：杨海燕

编 委：唐正柱 覃理爱 石才夫
苏蔚红 娅 娅 杨海燕
吴惠玲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深情：优秀广播剧本选 /唐正柱主编.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12
ISBN 7-219-05726-1

. 永 唐 广播剧本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4636号

总 策 划 李筱茜
策 划 夏 源 赵彦红
责任编辑 夏 源
责任校对 文秋鸾

装帧设计  idear小茜工作室
印前制作 南宁市雅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永远的深情——优秀广播剧本选

唐正柱 主编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7.5

字数 550千字

版次 200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9-05726-1/I·956

定价：58.00元

目 录

1	前 言
1	千条水，总归东（单本剧）
21	彰显听觉魅力，展示崇高境界 ——点评广播剧《千条水，总归东》
23	今天我去远航（17集连续剧）
188	大海的呼唤 ——点评广播剧《今天我去远航》
190	葫芦妹的故事（单本剧）
210	领悟爱的真谛 ——点评广播剧《葫芦妹的故事》
211	大海的儿子（单本剧）
258	感动人心的优秀剧作 ——点评广播剧《大海的儿子》
260	山外有个世界（单本剧）
280	鲜活·鲜明·鲜亮 ——点评广播剧《山外有个世界》

目 录

- 282 永远的深情（3集连续剧）
305 英模题材的创新力作
——点评广播剧《永远的深情》
- 307 特殊故事（3集儿童剧）
337 塑健康心灵，谱文明新篇
——点评广播剧《特殊故事》
- 339 柳州刺史柳宗元（5集连续剧）
379 深刻·凝练·大气
——点评广播剧《柳州刺史柳宗元》
- 381 瓦氏夫人（5集连续剧）
428 抗倭史诗 艺术精品
——点评广播剧《瓦氏夫人》

前 言

近年来，广西广播剧创作精品迭出，好戏连台，一批作品跻身全国优秀广播剧行列。这本书选录的《千条水，总归东》、《今天我去远航》、《葫芦妹的故事》、《山外有个世界》、《大海的儿子》、《永远的深情》、《特殊故事》、《柳州刺史柳宗元》、《瓦氏夫人》等作品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些作品荣获了中宣部颁发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广播剧入选作品奖、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中国广播剧奖一等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优秀广播剧等重要奖项，在广西广播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广播剧创作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党和政府大力倡导、扶持的结果，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强化精品意识、潜心创作、精益求精的结果。这些年，我们注意加强组织工作力度，不断总结艺术规律，充分整合文化资源，广泛借助社会力量，实行内外联手，强强联合，从而使广播剧创作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在质量上大大提升。越来越多的作品朝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目标迈进，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和欣赏性的较好统一。

这本书的出版，是对广西广播剧的一次重要检阅，也是对广播剧创作经验的认真总结和交流。它绽放着绚丽的智慧之花。不仅展现了主创人员的创造成果，也诠释了他们新的创作理念和思考。因而为更多的人学习、创新提供了借鉴的范本。

希望有更多的优秀作品问世！

2006 年春天



优秀广播剧

千条水，总归东（单本剧）

今天我去远航（17集连续剧）

葫芦妹的故事（单本剧）

大海的儿子（单本剧）

山外有个世界（单本剧）

永远的深情（3集连续剧）

特殊故事（3集儿童剧）

柳州刺史柳宗元（5集连续剧）

瓦氏夫人（5集连续剧）

..... 千条水，总归东

创作于1997年。第六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广西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获第四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千条水，总归东

（单本剧）

演职员表

编 剧：张仁胜

导 演：张 伟 肖 林

剧中人：

蒋伯爷——陈会良 演播

蒋伯娘——徐 燕 演播

连 长——李利红 演播

李传柱——周 杰 演播

鲁 丽——廖 菁 演播

参加演播的还有万旗红、张伟、孙香光等

广西玉林地区文化局、广西文化音像出版社联合录制

时 间：

当代一个雨季

地 点：

南方一个小城

人 物：

蒋伯爷——盲人，六十余岁

蒋伯娘——盲人，六十余岁，蒋伯爷之妻

蒋 龙——战士，二十余岁，蒋伯爷之子

连 长——某部青峰山英雄连连长，三十岁

李传柱——战士，十八岁

鲁 丽——女，二十余岁，电台记者

陈主任——女，五十余岁，居委会主任

王助理——男，三十岁，区政府民政助理

士兵若干

[一声炸雷，暴风雨击打着阁楼，广播报时间的声音

广播声：北京时间十一点整。各位听众，现在是抗洪热线节目，记者鲁丽在抗洪抢险指挥部向您报道：今年第三号洪峰正以每秒三万七千五百立方米这一百年罕见的流量迅速逼近我市，二十万军民严阵以待，迎接洪峰的严峻考验。记者刚刚得到消息，一条失控的三十吨水泥船正随洪峰顺流而下，对距江面已不足三点五米的龙江铁桥构成严重威胁。上游军民正全力以赴试图控制水泥船，为确保大动脉畅通，某部青峰山英雄连已奉命开赴龙江铁桥——

[啪！关广播的声音

蒋伯娘：龙仔爸，水要是真涨上来了，淹了河堤街，我们两个瞎子——

蒋伯爷：唉！几十年没来过这么大的水，是让人提心呀！

蒋伯娘：先前广播讲，好多部队都来了——

蒋伯爷：到这个时候，有当兵的，心里就踏实。哎，你说我们广西发大水吧，儿子龙仔当兵的湖南省也发大水，儿子怕也是去抗洪抢险了。

蒋伯娘：那是自然，有险有难总是当兵的去顶。只是我们那儿子莽撞得很——

蒋伯爷：你这是吃淡饭操咸（闲）心，龙仔那水性，别说洪（红）水，就是黑水也奈何

..... 千条水，总归东

不了他！

[雷闷闷地滚过，雨把窗子打得很响

蒋伯娘：唉，雨这么下，地上淌水的地方都该满了。龙仔爸，这么多水最后都流哪去了？

蒋伯爷：头发长，见识可短。没听说过，世上千条水，到头总归东。

蒋伯娘：那东是——

蒋伯爷：海！那叫大海，地上的水有的叫河，有的叫江，不管叫什么，归根上是去海里呀.....

[音乐起

播音员：广播剧《千条水，总归东》。

[报职员表

[屋檐水打在雨伞上，敲门声

王助理：居委会陈主任在吗？

陈主任：（开门）哟，是区政府小王呀！什么急事儿把你这个民政助理在这么个雨天赶进我们河堤街呀？

王助理：刚才，接到湖南部队通知，说是你们河堤街一个叫蒋龙的战士，在抢险中被洪峰卷走，已经失踪三个昼夜了。经过多方寻找，部队认为生还的希望很小，让我们速送蒋龙的父母去部队处理后事！

陈主任：老天爷，这种事怎么偏摊到这两个可怜人身上？！

王助理：怎么——

陈主任：老两口都是盲人，女儿嫁在外地，蒋龙是他俩四十多才有的宝贝儿子。现在，老两口在龙江铁桥边撑把太阳伞摆凉茶摊，生活挺困难的，只等儿子复员回来帮一把.....

王助理：唉，没办法。这样吧，你还是先带我去一趟，因为要赶天黑那趟火车送他们走呢！

陈主任：好，走吧，老两口的小阁楼在龙江铁桥附近.....

[蒋伯爷家。传来火车驶过铁桥的隆隆声响

蒋伯爷：龙仔妈，在那里嘁嘁嗦嗦地摸什么呢？

蒋伯娘：（抑止不住地）嘻嘻，真香！

蒋伯爷：又是在摆弄那三条烟。我说龙仔妈，你那一天掏煤的脏手要把烟壳子弄脏，人家科长可要不高兴呀！

蒋伯娘：看你说的！三百多块钱的东西我会那么不当心呀！告诉你，洗了两遍手才拿出来的。（嘟哝地）这一根烟卷，也没金丝银丝，就点烟丝，比我们卖一大碗王老

吉凉茶还贵二毛一呢！

蒋伯爷：早先让蒋龙去当兵，就指望回来能有个正式工作。眼见得要复员了，这倒好，还得花这么多钱送礼。哎，听说想进去的有八个——

蒋伯娘：你就别心疼，你想呀，是去机关当管道工。机关，不像工厂，讲声做不下去了就喝西北风了。嘿嘿，等龙仔去上班，在边上走来走去都是干部呀，那是个什么风光？！

蒋伯爷：对了！这么好的地方送这么重的礼，应该！哎，可我讲买酒，你偏要买烟。现在广播里整天说要刹吃喝风，那吃字，是鱼是肉；那喝字，就是酒哇！又说罢官又说撤职地都挡不住那些人去喝，你说这酒是不是好东西？

蒋伯娘：你真是木头不会想。一瓶好酒三百多块，那么贵的东西，他一仰脖，吱溜——就全喝进去了，全喝进去，也就醉了，他还能记住我们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呀？一瓶好酒的钱能买三条好烟，能抽一个月。他呀抽一根，就想起我们一次，三条烟抽完，能想起我们六百次呀！等到商量要谁不要谁那时，他得点上烟琢磨一下不是？他把我们的烟吸进肚里，从肚里出来就是“蒋龙同志”这四个字呀，嘿嘿……

蒋伯爷：那是！那是！烧人家这么贵的烟，还不给人家办事，世上怕没这么黑心的人！唉，只是苦了你，又烧水，又煮茶，守多久茶摊，才能挣到那三百多块，唉……

蒋伯娘：我苦惯了。只是你，把肉都断了三个多月了。哎，昨晚做梦又梦到肉了是不是？

蒋伯爷：胡说，我有那么馋？

蒋伯娘：梦里嘿嘿傻笑，直咂巴嘴。

蒋伯爷：我是梦到儿子啦，他在那儿用大锅炖肉呢！

蒋伯娘：喏，还是梦见肉。

蒋伯爷：嘿嘿……

[敲门声]

蒋伯爷：谁呀？

陈主任：居委会老陈！

[开门声]

蒋伯爷：哟，陈主任呀，你看，下这么大的雨还来关心群众。

陈主任：（支吾着）应该的，应该的。这，这房子不漏吧？

蒋伯爷：不漏。这，听动静还有一位领导是吧？

陈主任：你看，我都忘了介绍。这是东城区政府的民政助理小王。

蒋伯爷：哟，是政府的人，快坐。

[坐下，一时无话]

..... 千条水，总归东

王助理：（小声地）你讲呀。

陈主任：（小声地）你自己的工作自己讲嘛。

蒋伯爷：莫怪我瞎子耳朵尖，有什么事这么难讲呀？

陈主任：哦，是这样，蒋龙在部队——

蒋伯娘：龙仔在部队怎么啦？

陈主任：哦，没什么，没什么。哦，是立了功，部队要接你二老去看看。

蒋伯爷：（兴奋地）哦，一定是在抗洪中立了大功，这个仔，这个仔……部队也太客气了，人家都是立功喜报寄回家，龙仔他——（突然感觉不对）听广播讲，龙仔当兵那个地方的水还没退，这功怎么就评上了？

陈主任：是火线评功，火线评功！

蒋伯娘：陈主任，我虽说看不见你的神色，可我听出你的话里调子不对。你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吧？是不是龙仔——

王助理：事已至此，再瞒你们也没用了。今早接到部队电话，说蒋龙同志在抗洪中被水卷走，部队找了三天三夜都没有下落。部队让我们速送二老到部队料理后事，今晚就得上火车！

[没人声，只有雨声沉重

陈主任：（焦急地）蒋伯爷、蒋伯娘，不能这样憋自己，你们都憋得浑身发抖了……

[雨声依旧

王助理：这样憋要憋出事的，你们哭呀，把泪流出来就好了！

蒋伯爷：（哽咽地）我们的泪是在流……

王助理：泪在流？

蒋伯爷：我们两人眼里出眼泪那个口子是堵的，从小就命贱，多大的事儿，在心里哭哭就好了。

陈主任：伯爷、伯娘，政府会安顿好你们下半生的。

蒋伯爷：谢谢政府。

王助理：对政府有什么要求？

蒋伯爷：没要求。

王助理：那，我们先走了。你们拣点换洗衣服，再带张蒋龙同志的照片，傍晚我们来接你们上火车。

蒋伯爷：好，傍晚上火车。不坐了？

陈主任：不坐了。

蒋伯爷：那走好。

[陈主任、王助理出去的声响

[风尖尖地掠过，老门板吱吱呀呀地响

蒋伯爷：你去把门关了吧。

蒋伯娘：不关。龙仔说回来就回来，他没带钥匙。

蒋伯爷：人家领导刚才说，龙仔——

蒋伯娘：我刚才都想骂他！

蒋伯爷：为什么？

蒋伯娘：龙仔才挨水冲走三天，他就叫我们去料理后事，呸！别人不知道龙仔的水性，我还不知道？那年涨水，上游漂下好多木柴，好多人去捞。龙仔才十三岁，也去捞。那些人哭着喊着来告诉我们，龙仔挨卷走了……

蒋伯爷：是呀，我们两个天天去江边喊龙仔，嗓子喊得只有气儿出没有声儿出。

蒋伯娘：那是第四天早上，太阳光刚暖，龙仔沿着江边走回来了，一头扎进我怀里。虽说小胳膊小腿都没肉了，可人活着回来了！

蒋伯爷：孩子被水推了二百多里才上了岸。他知道顺着江边走就能回家，就真走回来了。

蒋伯娘：刚才政府说，龙仔被推走几天了？

蒋伯爷：三天。

蒋伯娘：那孩子还能走回来！

蒋伯爷：龙仔妈，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等到了部队，我俩哪儿也不去，就站在龙仔掉下水的地方等儿子。还记得儿子那句话吗？

蒋伯娘：记得，他说一想到父母会在江边苦等，就知道自己不能死，不能迷路，得赶紧回去。龙仔爸，准备点吃的，三天了，孩子饿坏了！

蒋伯爷：准备点什么？

蒋伯娘：五色糯米饭。

蒋伯爷：（迟疑地）这，这可是做清明放在坟上的……你是说龙仔——

蒋伯娘：呸！呸！你看我这张臭嘴……（克制不住的呜咽声）呜！（用手捂上嘴）龙仔爸，我要——

蒋伯爷：要什么？

蒋伯娘：要哭出声了！（放声）呜——

蒋伯爷：你刚才还说——

蒋伯娘：我知道龙仔是你的命，我怕你挺不住呀！呜——

蒋伯爷：龙仔妈，龙仔的水性——

蒋伯娘：龙仔爸，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不是真的吧……呜呜——

[一排雷闷闷地碾过

..... 千条水，总归东

[风雨中队列跑步声响，间杂着“一、二、三、四”的喊声

[声音：“立正！”队伍行进停止。“报告连长，已到达指定目标——龙江铁桥！”

连 长：同志们，别看这座铁桥不算大，可它恰好是大动脉的咽喉！现在，地方政府正设法用驳船把失控的水泥船拖走，但风急浪高，不一定行。我们要做好应对它撞桥的准备！眼下，各种漂浮物已开始淤塞大桥主跨，我们先下桥清障！第一批下去的有：李正标！

李正标：有！

连 长：王得水！

王得水：有！

连 长：立即准备清障！

众士兵：是！

[队伍散开

李传柱：（嗓子刚变过来）哎，连长，咋没俺咧？

连 长：李传柱，你看你那站相，娘们叽叽的。

李传柱：（嘟哝）你整天号召人人立功受奖，这立功机会来了，你又不给。（轰！一声炸雷）哎呀！俺的娘呀，吓死俺了！

连 长：一个雷就吓成这样，真下桥——

李传柱：怕雷，不，不见得就是胆小。我非立个功给你瞧瞧什么叫真正的男子汉！嗨，是爷们的都过来——

连 长：啥事？

李传柱：干大事前，先叼上棵烟，那爷们的劲儿才足！哎哟，烟全湿透了，这下，哎，谁先支援一棵救救急哎——

连 长：李传柱，看你平日娘们叽叽的，怎么烟瘾这么大？

李传柱：就是让人一天说我娘们长娘们短的，我为了像大老爷们，抽烟、喝酒。酒是怎么练也喝不下一两，可这烟，使使劲儿，我一天能抽进去两盒！

连 长：是不是真爷们，不在抽烟喝酒这些坏毛病上。真爷们，讲究的是骨头缝里透出的那股劲儿！

李传柱：骨头缝里透出的那股劲儿？（轰！一声炸雷）哎呀！俺的——（高兴地）嘿嘿，这回打雷，俺没喊娘，进步咧！

[汽车喇叭声

连 长：站路边去，别挡了邮局的车！

[汽车驶过声

李传柱：（喊）哎——邮车，给俺娘带个话儿，叫她把东墙腾出块地方，好挂俺的立功喜

报！阿啾！

[雨声又密了起来

[汽车刹车声，按喇叭嘟嘟声

邮递员：三十三号的蒋伯爷——有邮件！

蒋伯爷：哦，是邮递员同志呀，又麻烦你把邮件送到屋里，进来喝杯热茶吧！

邮递员：不用了，来，把手指头给我沾点印泥，盖个手印，好了。是儿子又寄录音带来了？

蒋伯爷：是啊，不会看信，儿子只有寄录音带。

邮递员：儿子好吧？

蒋伯爷：好！好！刚才来人还说，儿子在部队上……立功了！

邮递员：好儿子呀，不像我那个在外地的孩子，连电话都懒得打一个。走了！

蒋伯爷：走好！

[汽车开走，蒋伯爷关门

蒋伯娘：给我。

蒋伯爷：算了，别听了，免得……

蒋伯娘：好，不听，不听……

[静了一会儿

蒋伯娘：龙仔爸，儿子有话说，不听，心里吊着个东西呢！

蒋伯爷：那就听吧。

[拆邮件，取出录音带，装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

蒋 龙：爸，妈！

蒋伯爷、蒋伯娘：哎！

蒋 龙：你们好吧？

蒋伯爷、蒋伯娘：好！好！

蒋 龙：很想你们……

蒋伯爷、蒋伯娘：我们也想你呀！

蒋 龙：部队要去抢险救灾……

蒋伯娘：要当心！

蒋伯爷：别打断孩子的话。

蒋伯娘：（着急地）他是跟着说呀！

蒋 龙：……我会当心的……

蒋伯娘：听见了吧，这儿子就是听妈的话。（录音机径自往下放着蒋龙的话，蒋伯娘急了）

..... 千条水，总归东

龙仔，你莫急着说呀！哦，（啪一声，她关了录音机，这才松了口气）你先听妈说呀。龙仔呀，你爸昨晚梦见你了，说你用大锅给他炖肉吃哪……你怎么不说话呢？哦，没开。（“啪”，按下键子）

蒋 龙：我昨晚梦见在江里摸了条大鱼，给妈熬汤喝……

〔“啪”，关上录音机〕

蒋伯娘：（幸福地）龙仔爸，龙仔不是炖肉给你吃，是熬鱼汤给我喝呀！龙仔，妈不用你给我熬汤喝，妈想天天熬汤给你喝呀……孩子，当兵四年，该回家了……你说呢？

〔按下键子〕

蒋 龙：这些天老是做在家里的梦。也不知复员后能不能有个好工作，多挣点钱，让你们享点福……

〔按键〕

蒋伯爷：工作的事爸去跑，买了三条好烟，就是用来给你跑工作。挣钱多少没啥，图的是那个工作不累人，就是修个水龙头，修个灯开关，星期六星期天还让休息。

蒋 龙：工作了，每个星期能休息两天，我牵你们出去走走解解闷儿……（录音带上军号响）爸、妈，要出发了，只能说这几句，后面还有好长的空白带，往回寄的时候，就录在上面……

〔录音带的空白部分发出的电流声像水一样在屋里流淌〕

蒋伯娘：（喃喃地）录音带还有这么长，怎么就全空白了呢？这声音不是活的人怎么就……

〔啪！关上录音机，风把雨卷上窗子〕

蒋伯娘：龙仔爸，你说个什么话嘛。

蒋伯爷：我知道你闷，可我真说不出什么了。我开广播给你听吧，有个响就不闷了。

〔在收录机上调电台〕

电 台：记者鲁丽在铁路分局获悉，上游失控水泥船数次与驳船连接均告失败，如在三小时后与洪峰同时到达龙江铁桥，届时铁桥主跨距江面将不足两米，势必对行车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从下午一点开始，上下行各次列车暂时中断运行。目前拦截失控水泥船的行动仍在紧张进行——

〔一个雷后，电台信号变得乱糟糟的〕

蒋伯娘：接着听呀！

蒋伯爷：找不着了，怎么一个台都没了？

蒋伯娘：火车啥时开呀？

蒋伯爷：那得看铁桥的呀！（蒋伯爷的脚步声）

蒋伯娘：龙仔爸，你干什么？

蒋伯爷：开窗听铁桥出事没有！

[猛地推开窗户，窗外的一切扑入屋内，风吹雨打，惊涛拍岸，抢险的喊叫声

蒋伯娘：火车开不了，今晚就走不了；今晚走不了，就不能在儿子落水的第四天赶到儿子落水的地方，儿子看不见妈在江边，他没劲儿走哇！

蒋伯爷：是！是要赶去等儿子！（拼力大喊）哎——当兵的小伙子，这铁桥不能让它断呀——

[铁桥排障现场的声音，微弱的“这铁桥不能让它断呀”在雨中飘来

连 长：李传柱！

李传柱：啥情况，连长？

连 长：你看，那边阁楼上有人朝这边喊什么，你过去看看！

李传柱：是！

[脚步声在积水里溅开

李传柱：哎！大爷，你喊个啥咧？

蒋伯爷：我是瞎子——

李传柱：哦，对不起，刚才我没看出你是瞎——哦，那旗上写着青峰山英雄连，（声音努力做汉子状）桥上全是像我这号（轰！惊雷）哎呀——你看你看像我这号听见惊雷连娘都不带喊的男子汉。（庄严地）我答应你，保证不让铁桥断！走了。

[脚步声

蒋伯爷：同志——

李传柱：啥事？

蒋伯爷：你多大？

李传柱：十八！做啥？

蒋伯爷：我信你这个十八岁小伙子的话，可这水火无情，我今晚要坐火车去部队看儿子，你自己要当心呀！

李传柱：你坐火车去部队看儿子，我当个啥心呀？

蒋伯爷：当父母的都不愿坐这趟火车呀！

李传柱：听不懂，我走了！

[脚步声在积水中溅开

李传柱：报告连长！

连 长：什么情况？

李传柱：是个盲人老头，说不能让铁桥断，他今晚要坐火车去部队看儿子，还叫我当心